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舉人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三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鄭

桓公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史鄭世家　紀年桓子作王子多父食采於咸林）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于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

外來曰客將馬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就封者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說苑權謀　史記齊太公事同而其文小異

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周幽王八年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

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間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

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益同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公曰善于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史鄭世家約國語文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勇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

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為内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韓子內儲下又說苑權謀

二歲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史鄭世家

桓公為周司徒善于其職甚得周衆又死于犬戎之難平王于是復命其子掘突為司徒纘父之職紀事年表

武公

鄭武公從諸侯以兵送平王東遷于雒王命武公東取虢鄶十邑國之于是復施舊號于新邑謂之新鄭又鄭遺民自咸林避戎南入漢中謂之南鄭紀事年表

鄭武公好賢賦緇衣子貢詩傳詩說同

詩序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

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韓子說難

鄭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歳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史鄭世家約左氏文稍異

莊公

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國非所

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史鄭世家

鄭莊公封弟叔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仲子子貢詩傳

詩序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詩說云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

太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詩傳　詩說云大夫憂之

而作此詩

詩序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詩傳　詩說云大夫憂之而作　詩序云刺莊公也

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内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誓言曰不至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

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有獻于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史鄭世家

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作遵大路詩序 詩傳詩說入鄘風為夫棄婦之詩

地志河南洧川縣牛脾山即莊公築隧見母之處

水經注 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公居夫人于城潁故城城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

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　鄭侵周地取禾

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

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

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

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聸射中王臂祝聸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况敢陵天子乎乃

止夜令祭仲問主疾史鄭世家約左氏文

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内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史鄭世家

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詩傳詩說同

詩序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也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

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四十三年莊公卒史鄭世家

鄭莊公卒公子爭立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賦籜兮詩說　詩傳畧同

詩序　籜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鄭公子五爭五疑作互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家室賦出其東門閔亂也詩序　詩說云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　詩傳亦同

昭公　厲公　子亹　子嬰　厲公

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于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已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史鄭世家約左氏文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史鄭世家約左氏文

詩序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于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為君是為子亹也無謚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

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内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並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于陳而立之是為鄭子　鄭子十二年祭仲死

韓非子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為戮

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羮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今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

渠彌含憎懼死以儌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當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

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鄭之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作揚之水詩序

詩傳詩說皆入鄶風以為鄶人兄弟相閒而被讒訴之之詞

十四年故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刦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

復入即位初内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内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後元年齊桓公始霸史鄭世家

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温立弟頹為王

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

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史鄭世家

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史鄭世家

七年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史鄭世家與左氏稍異

文公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詩傳 詩說云公子素憂之而作

詩序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高克見左閔二年當鄭文公十三年

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鯈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

子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史鄭世家

鄭文公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晉公子重耳反國是爲文公史鄭世家

鄭文公三十七年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

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禄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史鄭世家

文公四十一年鄭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秦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

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于晉以求入為太子晉于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于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鄭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

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史鄭世家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是為穆公史鄭世家

穆公穆史作繆

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于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　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

初晉文公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于等左傳杞于作杞子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强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鄭之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于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杞于亡奔齊孟明等返至都晉人要擊大破

秦師鄭賴以存鄭穆公以存國之功賞高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高士傳與左傳文約畧相同

淮南子人間秦兵襲鄭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絶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帥相與謀曰凡襲人

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呂覽務大　鄭君問於被瞻曰鄭君鄭文公竊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

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固亦作故）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

二十一年楚成王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史鄭世家）

墨子　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繆公見之乃恐懼奔神曰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

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史鄭世家）

靈公

靈公元年春楚獻黿于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他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

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

靈公元年子公子家弒靈公以食黿故詳左傳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弒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史鄭世家約左氏文

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詩傳

詩說 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詩序云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鄭靈公好倡國人化之君子譏之賦溱洧詩傳　詩序刺亂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一作諫之賦扶胥即山有扶蘇狂氏狡名　詩傳　詩說亦同以狂狡為嬖人　詩序云刺忽也

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麥秀疑即狡童子

貢詩傳　詩本
三章首章逸去

詩說　靈公不聽子良之謀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

狂狡詩序云刺忽也不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襄公

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

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

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

七年鄭與晉盟鄢陵以上史鄭世家

鄭襄公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絶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故莊王曰所為伐伐

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帥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于河上十年晉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史鄭世家約左氏文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史鄭世家

悼公

悼公元年鄦音許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于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于楚子

反子反言歸睔于鄭史鄭世家

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為成公史鄭世家

成公

鄭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伯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于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

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于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于洧上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為釐公史鄭世家

釐公

釐公五年子駟朝釐公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史鄭世家

簡公

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産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止息也于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

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史鄭世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于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韓子外儲左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

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于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饑也韓子外儲左

尸子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子產為鄭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

畔二年市不貳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淮南子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内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也君其勿憂是以没簡公身無患韓子外儲左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内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

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裨諶善謀于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辭令成乃令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說苑政理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

國以治諸侯僤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安樂也雖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于色也屏親昵絶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必獲而後已子産日夜以

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詒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産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于嗜欲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禄矣朝穆曰吾知之久

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誇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也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誇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矜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

之治外其法可暫行于一國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嘗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茫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眞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列子楊朱

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　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

莫之買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呂覽離謂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

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列子湯問）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韓子內儲上）

繹史　諸書多言子產殺鄧析唯左氏云駟歂殺之

獨異

漢書　名家鄧析二篇

列子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

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為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書數者有善治軍旅

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
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
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所應目其
徒而退

說苑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
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
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
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

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

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

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

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

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

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

以知其有姦也韓子難三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楚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乃輟攻鄭呂覽求人

簡公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

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産公子或諫曰子産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産也勿殺乃止史鄭世家

簡公二十五年鄭使子産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

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

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産史鄭世家

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强又朝楚子産從史鄭世家

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産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史鄭世家

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朝晉昭公史鄭世家

定公

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産美之賦羔裘詩傳

詩說 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詩序以為刺朝之詩 子皮卒于鄭定公元年

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於鄭

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強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八年楚太子建來奔

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

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王子朝之亂）入敬王于周（以上史鄭世家）

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呂覽下賢）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呂覽下賢）

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恥與刑餘同行）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避也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取大取以培其德而大之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堯比伯昏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莊子德充符

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兀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

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于葉也食黄則身黄食蒼則身蒼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粤之鉾鏃以精金鷙為之羽以之棓箠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衡覿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勝紫蜺以之封獲則其與劚𠨍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内不留行矣夫材有分

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平萬物茂暢羣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鱻姦者出言長于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于易避而難犯救弊貴于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

亢倉子政道

鄭有胡之封珪戎弓異時失同于荆荆曰必得封珪戎

弓不然臨兵于汝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于胡綿代功寶傳章翼嗣令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則兵臨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亢倉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寶于此餙楚之寶以貫罪于君楚所不能楚亢倉子名君必致夫眞令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敉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其為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于是以胡珪戎弓往

未至郢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于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反其賂而益善之

亢倉子政道

子産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子産死游吉不忍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于灌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尅之游吉喟然嘆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

不悔至於此矣韓子内儲上與左氏畧同

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史鄭世家

獻公

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是時晉六卿强侵奪鄭鄭遂弱史鄭世家

聲公

鄭聲公五年鄭相子産卒子産卒於定公八年非聲公也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産者鄭成公少子也子産乃七穆之後成公從弟兄與

左傳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史鄭世家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說苑貴德　鄭子產死鄭定公八年　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韓子子產病死大夫哭於朝商賈哭于市　說苑子產死處女哭于室農人哭於野　史記丁壯號哭老人兒啼

史記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

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按子產不事昭公亦無徐摯為相事史異聞也

聲公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于鐵

十四年宋景公滅曹

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　孔子卒

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

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以上史鄭世家

哀公

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史鄭世家

共公

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史鄭世家

幽公

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弑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史鄭世家

繻公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　鄭城京

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于負黍

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

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

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以上史鄭世家

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于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擾亂舍人因之殺子陽

淮南子氾論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毋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

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也豈義哉其年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畏誅因國人逐猘狗之亂而殺子陽也）

呂覽觀世　又新序卷七

列子說符　莊子讓王

劉向别録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宜為繻公）

漢書道家列子八篇名御寇

列子（天瑞）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于衛弟子曰先生

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

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

子嘗語伯昬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其言曰有生

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

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

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

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黄帝

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

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述異記　列禦冦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于風穴是風至則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高士傳　列禦冦鄭人隱居不仕鄭繆公時（繆公當作繻公）子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冦乃絶迹窮巷面有饑色

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

意號曰列子

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殺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史鄭世家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以鄭君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為韓所滅

鄭君一作康公

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初繻公十六年伐韓取負黍十一

年韓伐鄭取陽城

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併其國因徙都鄭史鄭世家

雜録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韓子内儲下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韓子内儲下

國羊重于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

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韓子外儲右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說苑政理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韓子外儲左

魏王謂鄭君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名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敝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韓子內儲上

鄭人欲買履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乃歸取之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韓子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琴者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而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

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内不得于心外不應于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于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名南吕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温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名黄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賔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宫而總四絃

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

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

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列子湯問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三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史齊太公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窮困年

老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與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為本謀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修文王業將伐紂卜兆不吉風雨暴至

羣公盡懼唯太公强之勸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
誓於牧野紂師敗遂斬紂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
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封師尚父于齊營丘太
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
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時使召
康王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
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專征伐為大國
益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

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臨淄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胡公之子復入齊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

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

購立莊公二十四年周東徙洛六十四年莊公卒

子僖公祿甫立

僖公

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糺糺糾同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

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

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

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辟之昂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能為後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將無已也小白

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必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利夷吾死則齊不利鮑叔曰

然則奈何管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遂傅小白朱長春曰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殺糾之時忽于此言奪糾死糾何居又與鮑叔辭傅不相當記者代為之辭又錯為序也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故盡事者無二心鮑叔許諾管子大匡

呂覽不廣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如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

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僖公九年魯隱公初立　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

三十二年僖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

三十三年僖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史齊世家

襄公

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

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僖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

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

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

齊襄公荒淫怠於國政陳賢妃夙夜警戒欲令君早起視朝乃作雞鳴之詩以誡之其詩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餘詳毛詩列女傳 襄公無禮義而求

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故作甫田之詩以刺之詩序　詩傳詩說皆云景公急於圖霸大夫諷之

襄公好田大夫諷之賦盧詩傳　詩說畧同

詩序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詩序作盧令

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襄公好田獵襄公或作哀公從禽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故作還以刺荒也詩序

詩說云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營　營即還也　詩傳亦同

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毆詩傳

詩說　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刺之

詩序　載驅刺襄公也無禮義而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漢書云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然則不獨文姜矣

襄公久留文姜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詩說　詩傳畧同

詩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作詩而去之

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于禚齊人刺之賦猗嗟

詩說 詩傳亦同

詩序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之諸公子可輔

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君韓子說林下

初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嫡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怨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申俞諫曰俞左傳作繻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于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享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於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貳于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搆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

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于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于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殺公而

立公孫無知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管子大匡
左傳小有增減
較

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歳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怨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閒襄公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

史記齊世家 十二年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

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左作費）茀出宮而公孫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為君（增左氏文）

詩傳齊風 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詩説齊風 襄公無道即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詩序入鄭風云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五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桓公上

桓公元年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左傳作雍廩殺無知杜預曰雍廩齊大夫此云游于雍林蓋以雍林爲邑名管子云渠丘大夫者或雍林爲渠丘之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于無知及其往游雍林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

夫曰無知殺襄公自立臣謹行誅惟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惟命是聽初襄公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于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僖公小白少善大夫高傒及雍林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别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

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也已而載温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内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敗魯兵于乾時掩絶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

不可喪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史齊世家

管子大匡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

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刼魯使魯殺公子糾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急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慧也必將令魯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于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否也鮑叔曰不受夫夷吾之不

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君若欲定齊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告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

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名忽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縛管仲與名忽管仲謂名

忽曰子懼乎名忽曰何懼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覇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此與國語文大別君子聞之曰名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或曰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名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名忽彊武雖國人名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名忽彊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其衆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合摎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

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可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鈎管仲與公子糾名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

呂覽貴卒國人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鈎

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

韓子說林下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呂覽順說 管子得于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人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

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

韓子外儲左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臣使臣不凍饑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

夷吾者五寛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臣不如也忠信可結于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于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以上鮑叔薦管仲語亦見韓詩卷十而語小異夫管仲者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鮑叔

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于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將反于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于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魯君莊公

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所在之國必得志于天下令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敝邑寡君願生得之以狥于國為羣臣戮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于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

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令因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以顯其功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鮑叔之知不是失也至于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揷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黄泉死且不朽公遂與歸禮之于廟三酌而問為政之道焉管子小匡語

多同國語

呂覽賢能 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桓公于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手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境中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

以爟火爨以犧豭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仲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

齊桓公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子何為中門而立也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

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韓子外儲左

說苑善說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

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于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齊國遵

其政常彊于諸侯　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因以霸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有列國之君史管子列傳節文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

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令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　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親于諸侯內不親于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管子大匡

二年代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

之
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
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鮑叔曰比
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
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
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爭祿者相刺裾領而刎頸者
不絶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
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

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管子大匡）桓公內修兵三年將伐魯曰魯于寡人近于是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于兵忌于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于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二年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

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于德而競于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桓公五年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于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伐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于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

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于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彊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劒曹劌亦懷劒踐壇莊公抽劒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劒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之地以汶為境桓公許

諸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兵革故出入自圉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　管子大匡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洙以匕首刼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洙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洙管仲曰夫刼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洙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

欲附焉管子大臣

呂覽貴信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内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危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于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于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

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于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劔當兩階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于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刼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

信于天下君猶得也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韓子說林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韓子

難二

桓公問于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鑑焉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能通四隣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鑑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

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于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内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

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為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獸無所朝處不修天道不鑑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于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獠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内削其民以為攻伐辟若漏釜豈能無竭此亦

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鑑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于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

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鑑焉管子曰夷吾聞之于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羣處以

攻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于貨賄競于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鬬不彌人爭唯趣人詔湛湎于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財相入酒色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管子四稱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

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植參于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管子版法解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而過之公嘆

曰仲父令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公曰何故不對管子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能對公曰仲父胡為然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之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

問本管子對曰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公曰仲父此三言者寡人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明日皆朝于太廟朝定令于百吏使稅者百一鍾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近者示之忠信遠者示以禮義行之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管子霸形

桓公曰吾欲勝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及身雖能不久則人特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國岌乎管子小問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

曰始于為身中于為國成于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絶世起諸孤薄稅斂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寛而不凌菀濁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此為天下也管子小問

齊桓公問于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蒼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

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強非之即危倍之即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韓詩卷四

公問治民于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心知其疾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正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不憂以德則民多怨又說苑

懼之以罪則民多詐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鷙距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管仲對曰質信極忠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問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雨暴雨不為人害涸

旱不為民患百川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藏以充倉廩焚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患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

善管子小問

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賛曰自吾得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說苑君道又韓詩卷七稍畧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于車下望桓公而悲擊

牛角而疾商歌桓公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内明日復見說桓公以治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過以其小者棄其大者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舉火而授之以上卿新序卷五又

呂氏舉難

淮南子道應

劉向別録載戚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常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　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闌麤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 蜩笑外稿云此歌不類春秋時人語蓋後世所擬者高誘注吕氏春秋謂戚所歌乃詩碩鼠之辭雖未見所據亦可知南山白石之歌誘初未之見

也然其辭亦激烈足以動人

管子小問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中食而慮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

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家室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

乎

列女傳　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

齊東門之外桓公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

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

謂五日不朝有憂色妾婧進曰君不朝五日矣而有

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仲曰非汝所知婧

曰妾聞之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仲曰何謂

也婧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于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于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伊尹有𡚸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治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歳而賛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仲下席曰吾語子故昔公使我迎甯戚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所謂故憂之婧笑曰人已語君矣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

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仲大悅以

告桓公公乃修宫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相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叅國伍

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于政因罰備器

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于是齋戒十日

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幸以獲生以屬其腰領臣

之禄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

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

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日莫不見禽而後返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新序云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人多淫于骨肉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皆可則烏有不可

者矣對曰人主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于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兊利請使游于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亷而苛忕足恭而辭結正荊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

隰朋請立爲大司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顔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公曰善管子

小匡

韓子外儲左　桓公問置吏于管仲管仲曰辯察于辭清潔于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剏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城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顔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呂覽勿躬管子復于桓公曰墾田剏邑辟土藝粟盡地利之力臣不若甯遬即甯戚也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貴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

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又新序卷四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于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于所見而求于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又曰言于室滿于室言于堂滿于堂是謂天下王謂明白洞達衆人所共見共聞韓子難三

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

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以奢汰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于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說苑反質

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馬去絲罝之網是三言也　吕覽慎小又淮南子　又韓詩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

以益四郊之民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及一歲而四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讐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于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

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價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塗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塗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

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桑蔴不種璽縷不治内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價安得不貴桓公曰善管子輕重丁

又管子輕重戊齊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空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濶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

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東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梢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社鼠公曰何

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

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說苑政理 又晏子卷一作晏子對景公語

韓子外儲右 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主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

主之情以告外外内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于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

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户說也可舉而示也說苑政理

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于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于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公曰善說苑尊賢

管子曰權不兩大政不二門故曰脛大于股者難以步

指大于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說苑）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其富之涯乎（韓子說林下）

桓公問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韓子外儲左）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

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米可以為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罪以脅盾一戟過罪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

內而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救危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令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及今未之有改君何疑焉公

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于罪惡也管子

中匡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祝鳧已疪獻胙已疪者名祝祝曰除君苛疾與君之多虛而少實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疪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桓公怒

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管子小問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于索人佚于使人吾未得仲父則難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呂覽任數及韓子難二新序卷四合刪

說苑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

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也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霸

韓子外儲左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國之上高子國子齊世卿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

桓公將東游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于人無荒亡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管仲復于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因情謹聲以言尊生此謂之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仲復于桓公

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

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容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多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

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桓公明日弋在廩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釬而
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
翼以通其意于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于天下非皆二
子之憂也公再言二子不對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
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饑而上
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遠有
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川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桓

公蹵然逡巡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人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饑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饑也人患死而上寛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内視君其猶父母四方之外歸吾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于里官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于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

教也于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闗譏而不征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絶城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管子戒篇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

管子對曰力地而動于時則國必富矣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亡繼絶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吾聞之也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公曰請問戰勝之器（上文疑管子之言）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厚而勿欺則天

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措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

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公曰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禄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管子小問

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

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内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若外舉義以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于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于土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則亂内動則危于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于兵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

公乃命曹孫宿使于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且封之隰朋賔須無諫曰不可二國所以亡者絶以小今君蘄封亡國國盡若何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

何行管仲曰公内修政而勤民可以信于諸侯矣公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　既已管子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于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于國中君賞于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

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子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賓湏無堅强以良可以為西土衛國之教危傅以利相傅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于衛魯邑之教好通而訓于禮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于糧糧疑禮字之誤多小信可游于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小匡季友一曰季勞一曰公子舉蒙孫博于教而文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于楚蒙孫小匡作曹孫宿一曰曹宿孫小侯既服

大侯既附則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于衛游季友于魯游蒙孫于楚管子大匡按篇中築緣陵夷儀城楚丘與春秋年次皆不合蓋事後之論也姑附於此

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于後故後故地名敗狄其車卒與貨小侯受之車甲與貨皆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終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北州侯莫來北州謂幽州營州莫來謂不來救齊

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以救伐而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于北州之侯許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梟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管子大匡）

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子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會謂考合其宜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子禄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于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吴人伐穀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吴人逃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令以往二年適

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享國四十有二年管子大匡

公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饑戎馬待游車之弊戎士待陳

妾之餘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叅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

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叅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叅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

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于閑燕處農必就田埜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閑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夕從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比耒耜穀芨及寒擊稾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于田壄稅衣就功別苗莠列疏遬首戴苧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髪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頼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令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旦夕從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變察其

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寡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于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夕從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正旅舊旅舊視故舊如旅也則民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陵

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桓公又問曰寡人欲脩政以干時于天下其可乎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于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脩公族家脩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收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于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

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于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于民予無財寛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

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罪則百姓通于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管仲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則五人為伍軌長率

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髙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軍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小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

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横行于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敢圉也

管子小匡多本國語

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税二歲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税歲饑弛而税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

有善者國子為李隰朋為東國賓須無為西土弗鄭為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士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為上

舉從政治為次野為原人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應于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于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

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于君以卒年君舉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好飲食不交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于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于父兄無過

于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于父兄無過于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爲上賞不善吏有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易祿可無歛有可無赦管子大匡

詩傳入齊風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

雨詩說畧同詩序入鄭風思君子也

管子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

況與惡人同處此段今本無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五